

吳王張士誠載記

函五冊函一

吳王張士誠載紀勘誤表

卷數

頁數

正背面

行數

誤

正

一參考書舉要

正

王逢梧梧

王逢梧

十五

背

依歸勞

依歸草

十六

正

十

吳氏無年號

張氏無年號

二十六

背

一

斂

僉

二十六

背

六小字

係歸草

依歸草

四

正

六

毛骨顫眩

毛骨顫慄

十五

正

三

字谷燧亦

字谷燧又

十六

正

十三

屢

屢

二十四

背

五

譖不可考

譖無定

五

背

三

譖不可考可信

譖不可考

吳王張士誠載記 卷五 附編 附錄

泰縣韓止叟鑒定

旌德任致遠述

附 錄

吳王張士誠傳

張符驥

張士誠者白駒場亭民也爲鹽場綱司牙儉輕財好施人皆歸之時元政不綱民愁苦思亂所在擁衆爲敵國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士誠因亂起兵攻海陵縣下之殺參政趙璉分兵破興化縣遂據高郵擊左丞惲哲篤走之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淮南行省使知府李齊招降王不從齊抗辭不屈被殺六月行省平章福壽督兵與王戰不克天祐二年六月王遣將徇揚州與達識帖睦邇戰敗之遂下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右丞相脫脫總諸軍擊王王與戰不利會脫脫以讒去我軍復振四年二月王遣弟士德徇下平江以爲隆平府徙都之遂取湖州松江常州諸路部將張茂先謀叛伏誅七月破杭州殺元平章左答納失里走達識帖睦邇以苗帥楊

完者還擊敗我師復其城當是時小明王稱帝於亳州天完主僭號於漢陽明太祖起金陵卒
并有天下而是時猶奉小明王正朔忌王之強八月遣徐達侵我常州士德迎戰遇伏馬蹶被
執太祖大喜曰士德勇略過人爲謀主今成禽張氏不足定矣士德竟餓死十月王弟士信復
敗兵於舊館乃致書太祖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平太祖復書多嫚
詞王怒益兵圍徐達於牛塘會明援兵至殺我將張德王復遣呂珍督兵固守食盡五年二月
珍引退遂陷我常州明將耿炳文復陷我長興五月復取我泰興六月明將常遇春吳良復侵
我江陰王軍於秦望山以拒之會大風雨我師潰走保馬馱沙又敗王旣數爲太祖所窘南攻
嘉興又敗於楊完者乃納降於元達識帖睦邇幸其降遂承制拜王太尉以士信爲樞密同知
元至正十八年二月明將桑世傑復來侵州判朱鋐擊殺之三月我師率苗獠攻其嚴州不克
四月遣兵爭常州不克又戰於福山港大敗九月殺楊完者遂取杭州進據嘉興十月師圍常
州不克明將徐達遂陷我宜興復戰於太湖擒其將廖永安十九年正月兵敗於諸暨州又敗
於閑林塞一月徇嚴州不克又大敗於江陰四月復逼常州不克又敗於胥口五月取鎮江部將
鄧忠以城叛降於明九月朝廷賜太尉龍衣御酒徵海運糧太尉輸粟十一萬石十月遣兵復

常州不克二十年三月天完將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立使人約太尉同舉兵下金陵明
將多以我地肥饒爭勸太祖先謀劉基獨曰張氏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必先伐
陳氏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尉果不與友諒合從太祖是以得誘破友諒於盧龍山
又擊殺之於鄱陽湖太祖用是益輕王曰天下不足慮矣二十一年十月司徒李伯昇復長興
不克二十二年三月同僉呂珍圍諸全不克二十三年二月呂珍攻殺劉福通於安豐四月明
將謝再興以諸暨來歸初誠王雖降元受封爲太尉而城池甲兵錢穀仍自擁如故至是使人
諷朝廷求爲眞王不得請七月遂自立爲吳王以士信爲丞相卽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猶遣
官徵糧而王不復予元東南海運自是遂絕改至正二十三年爲吳王元年吳二年十月丞相
士信圍長興不克三年二月將軍李伯昇攻諸全新城大敗十月徐達常遇春侵我海陵王恐
失海陵遣兵駐范蔡港爲疑兵太祖知其詐乃謂達曰敵猶豫不泝上流吾料其非有決機乘
戰之謀徘徊自老無能爲也乘其怠慢破之必矣是月遂陷海陵城屠之副樞夏思恭院判張
世俊退保新城與戰不克被禽太祖以海陵縣爲泰州四年三月復陷我高郵四月侵我淮安
梅思祖以所部叛八月復敗我師於太湖於是太祖謂其下曰比歲出師奄有兩淮今往取浙

西諸郡吾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勿侵毀其墓九月陷我德清趨湖州丞相士信悉發境中
兵爲援屯於舊館王復遣平章徐義以赤龍船親軍搏戰不利呂珍朱暹以舊館叛李伯昇張
天騏以湖州叛復陷我嘉興潘原明以杭州反遂失紹興路十一月徐達等進逼姑蘇我師拒
戰於尹山橋不利又敗績於鮑魚口達遂築長圍攻城架木塔高與城中浮圖齊築敵樓三層
下瞰城中又設襄陽礮擊城城壞隨塞之備禦甚嚴擊殺其指揮茅成達分兵陷太倉崑山崇
明嘉定朱顯忠以松江叛五年二月我軍復擊殺其將俞通海六月王親勒兵突圍撼常遇春
營戰於北濠良久未決遇春裨將王弼揮鐵騎殊死戰我軍小却遇春復乘之遂敗王走馬驚
墮沙溢潭幾不救輿入城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王收合餘燼
背城百戰所殺傷略相當而外圍益急時無錫莫天祐爲王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泗天祐遣間
至王所爲達所禽反爲敵用敵益知城中虛實益盡銳攻城九月城陷王夫人劉氏盡室自焚
王距戶自經未殊叛將李伯昇抱解之達遂致王金陵王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
王曰吾不忍見此不義之人卒投繯死實至正二十七年也有二子蘇人匿之以免王起兵以
來多用弟士德及左丞史椿謀後士德爲虜椿以叛誅王委政士信士信好酒色用王敬夫葉

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習爲諂佞王業遂衰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經心且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瞞者吾立見其敗矣王地廣國富而將相皆恆怯庸鄙無遠略介金陵湖廣兩強敵間一投足左右卽分輕重而王旣不附江左又不助陳氏使太祖坐大遂梟勁漢而國亦隨之與太祖爭天下小大數百戰皆在毘陵長興之壤爲我故有地未嘗先發一兵侵暴隣邑爲政寬簡吳人愛之有肖其像而祀之者城困三載民皆爲王死守無叛志太祖使人徇於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粃猶足支數年豈降汝乎太祖怒旣并有天下是以讎蘇人以區區吳中責令半天下財賦明亡有客姑蘇者王示之夢曰我思返故鄉客求得其像載以歸奉於州之八蜡廟張子曰予讀有明一代之史其臣子誇大本朝率以寇待吳王予蓋成王之爲列國也方王未降時雖元不得稱一王之制以臨之王又非朱氏之叛臣也予海陵人爲王起兵舊地至今三百餘年城南隅一帶煙火稀少長老爲予言此常平章血刃處也嗟乎英雄舉事敗則爲寇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吳王張士誠傳一見於明史一見於橫雲山人明史藁一見於堯峯文集蓋鈍翁與修明

史所擬此傳爲海安張海房太史撰傳中稱王而不名軍曰我軍將曰我將他如我常州
我長興我海陵之屬皆以我字冠之意蓋欲予王爲列國也而同時陳大始極言不當稱
我海房反覆辨難曲暢其說持論頗近理以余觀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戴良題陳敬初
夷白齋集云我吳王淮張之能得士心如此非羣雄所可企及然則稱我又不自海房始

矣

退筆

張吳王傳

周宏纘

故吳張王諱士誠軼其字泰州白駒場人與弟士德士信士義並業連鹽性任俠輕財好施竈
民率奉之時元失政鹽法壞吏胥富商多窘苦竈民而弓手邱義尤甚王憤率諸弟及壯士李
伯昇等十八人殺義並焚滅諸富家遂入旁郡招少年起兵時劉福通起潁州徐壽輝起蘄黃
郭子興起濠州方國珍起海上鹽丁既苦重役乃共推王爲主收泰州高郵興化諸州縣稱周
王結砦德勝湖有衆萬餘旋收揚州王弟士德又由通州渡江次第收常熟平江湖州松江常
州諸郡縣遂改平江爲隆平府都焉卽承天寺設府第散元庫財帛振貸窮乏開賓賢館禮接
羣寓一時士人避難擇地者視東南若歸元臣陳基饒介周伯琦名流張思廉陳維允輩皆依

焉版圖所及南抵給紹興北連濟寧之金溝西距汝穎濠泗東薄海上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財富甲天下乃奉表元庭年輸粟十一萬石以明保民之意元以爲太尉賜龍衣御酒十年之間休養生息吳民視爲樂國謂非王無以出水火乃羣奉尊號曰吳王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明兵來攻圍平江城中被困者九月糧罄羅掘雀鼠爲食一鼠售百錢鼠盡袁履革鞍鈍以食民猶效死守無變志王集城民喻之曰今勢急策竭城破若曹必無噍類吾將自縛詣軍門以救若曹民皆伏地長號寧固守與王俱死會司徒李某開城降王乃驅家人姬妾悉自經於齊雲樓舉火焚之已亦鬪戶縊曰吾以謝吳民故將趙世雄解之以一盾荷送明軍吳民咸號哭送聲聞數十里王在明營終日瞑目不言不食卒自縊死時至正二十七年七月七日年四十六吳民歸其骨葬於蘇之茶山家立廟祀王及王弟士德等諱之曰五聖故至今蘇常多五聖祠江淮之民念王逝則託之張睢陽所謂金容大帝行災大帝者皆是也夫人梁氏出於泰州名族有仁德吳民思之爇香於七月晦日曰久思或曰卽九四思張王也王旣歿舊將周國俊爲海鹽人與趙姚廉三將奉梁夫人暨六歲子自閨門匿出渡江棲於通州從國俊之姓爲周氏名確字伯堅族蕃衍至千餘家其世譜又曰王更有二子避出他所爲虞吳二氏云

論曰蘇人楊循吉曰迹王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爲張王云

張吳王墓碑

費樹蔚

國無論中外時無論古今其崇慕英雄之心則同往者既不可見式盧表墓以寄其思以示後人乃若一世之雄創霸開國有善政於民民感之尤深護其遺物尤至此不可以氣力權勢爭亦不必以史籍流傳重觀於吳縣斜塘張吳王墓之事而可知矣王既被俘至建康而死明祖具棺葬之事見史傳而不詳其葬所俞本紀事錄云明祖命焚瘞石頭城與史傳微異吳中故語又稱吳民尋張王骨歸葬於蘇之茶山並立廟歲時饗祭是說也予初疑之張王既死於建康苟吳民請負骨歸葬以明祖之忮忍其許之乎非惟不許斬戮隨之矣若吳民私求得之間關千里冒重險而爲此誠人情之至難而不得謂必無之事泰縣韓公國鈞王之鄉人也葺王遺事甚備以故語云墓在茶山堅囑吳縣王君鴻翹蹟之王君崎嶇嶺谷間諮詢宿老卒無所獲同邑吳君兆麟昔嘗爲其故府陸文烈營祠廟亦尙義好事則爲王君言清道光間沈藻采

輯唯亭志載張王墳在斜塘又以張王墳繫於上二十五都副扇九圖之下是必有據王君乃更偕斜塘人張子弓等輾轉得其處墳廣二十畝西南向高塚矗然無碑碣翁仲之屬其右有廟祀城隍神土人謂神卽張王歲以清明日大合樂饗神廟中亦無石刻紀其原始試以質土人張王何名何代人僉以張九四對知唯亭鎮志言可信而吳中故語尋骨歸葬之說足以證成鎮志地望不符則傳聞之異耳韓公爰爲樹碣曰張吳王墓先是王君據吳門表隱載婁門外跨塘南有張吳王廟嘗屢歷村落間問之無知者或告以張王墳在金姬湖畔有廟麗焉泊王君至斜塘始知其地距外跨塘南六里近瞰金姬湖以證表隱所云者若合符節語云無徵不信茲所援引皆嘉道間人譏述是時吳中舊籍旣未罹洪楊之刦故老祕聞亦必較詳於山中樵牧紀事纂言斷非臆造今則書缺有間遺獻亦亡然卽此搜討所及與山民口耳所傳亦稍異於郢書燕說矣王君旣語予以訪墓始末予憮然曰吳民知吳王之愛斯土也知王之魂魄必不安於明祖之棺瘞也故竊負而營葬焉事實旣已昭然而當時文士無歌詠紀述士人且以廟祀爲城隍之神蓋躬親其事者懼禍及而多方諱匿亦猶清初浙遺民私祀懷宗託之諸天大帝綿歷二百餘年浙人未敢筆之書而父老能言之此物此志也吳民當日跋涉險阻

以竟求骨之役必非一人而姓名闕寂天壤間幸諸子之闡幽發潛張王不死負骨之吳民亦不死百世而下猶爲興起而况乎知人論世之君子哉抑予嘗聞陳漢王葬武昌近人爲立豐碑盛稱其攘夷之功夫友諒起兵不必爲攘夷近人庸不知之但欲藉是名以保其邱隴援陳以例張而張倜乎遠矣大書深刻以蘄盡地力者稍稍加意亦吾吳民責也王君以告韓公韓公馳書於予曰莫如予宜予乃最叙其所懷而申以銘曰

吳爲偏隅建都於吳王無遠圖師燬以死歸骨於是王靈有喜壯哉吳民風義彌綸實戴王仁年湮地僻封樹不及終弗迷失民之秉彝可深長思焉用文之保此坏土今異於古用章義舉齊雲聚焚散爲淒焮來會穹墳悠悠天道何榮何槁我心如擣

張吳王母曹太妃墓碑記

費樹蔚

民國十八年五月海陵韓公國鈞爲張吳王載紀成屬吳縣王君鴻翹視曹太妃墓墓在盤門外吳之佚老吳雲庵先生先已立碣戒樵采韓公復屬予爲之記曰將使後世有所攷也予作而言曰張吳之覆六百餘年吳之民至今思之不衰以敬張吳王者敬其母迄今過墓下猶循舊尊號曰嬪嬪明祖遺諸將規平江戒勿侵發太妃墓蓋令聞播於敵也然平江踰年始下兵

屯既久其去侵發也亦僅矣世變更迭久益蕪廢雲庵先生保古墓甚勤韓公復恐都市日闢
終不能有其坏土此所以屬予爲記之意予感公之誠有合於吳人之心也不得辭太妃壇德
不見於明史而私家紀載多稱妃爲泰州青蒲人賢明有智略嘗欲張王降元歲輸糧於大都
與吳賢臣俞思齊王逢議合又嘗欲與明祖和由今言之實無與於興亡之數然以知佐畫軍
國非尋常閨闥也有女曰隆安公主嫁潘元紹城破日投薪橋有子婦曰劉夫人當平江圍急
率妾侍先後雉經潘元紹七姬繼之芳烈動天地太妃不及見矣然以知坤元之教化及於羣
下也明陸師道爲太妃墓詩惟割據之草草幸完骨之未燼而以送死勤民爲可哀此文士游
談於專制禁網之下不得不爾使張王奄有天下亦能崇飾園陵附會祥異如明祖鳳陽所爲
者孰得議其僭侈哉嗚乎成敗者一時之迹象也功罪是非萬古之定論也彼夫以形勢威力
驅走人者榮名戮辱等於飄風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張吳與明祖並起東南以闔於機勢保境
苟安卒爲明所蹙然禮賢下士輕財好施民樂歸焉城下之日明祖憤吳民之爲張用以重賦
力役困之民無懟於張更歲時以香燈致哀視吳越錢氏累世休養其民卒之歸命請吏子孫
貴盛事大異而謳思尤篤張王何以得此於吳民哉錢氏祠墓之在錢塘臨安者宋熙寧間趙

清獻守杭州請於朝俾僧道勾管之蘇子瞻爲表忠觀記叙其事予文視子瞻未及萬分一而韓公德望則清獻亞也所處不同所爲不同而昭告斯民使慰望於無極者則同若以爲私其鄉人則淺矣抑予聞張王歸葬吳之斜塘王君將往訪焉冀或得其處他日者韓公棹舟扶杖而往予將從之以抒懷古之幽情西望鍾山鬱鬱蒼蒼非明祖陵乎而何以同此寂寞也噫

左丞潘公政績碑

宇文公諒

澠以西擅富強自唐更五季至宋渡南而吳興去宋行都最近苕霅兩水分貫郡城宋諸王公鍾鳴鼎食邸第相望舟車往來煙火相接故吳興郡城峯起於汀洲浦溆之上而其版築之工楨幹之力最爲堅完視旁郡有所弗逮然自世祖皇帝一天下以六合爲家九州爲宮於是所在城郭更久圮毀至正十六年吳陵潘公自平江督師往吳興時苗軍所在肆暴而吳興則尤甚焉其民逃命鋒鏑僅獲存者往往剽輿截耳罕逢完人公於是年春三月六日南出葑門旌纛戈矛鎌鉞笳鼓樓船喫波虎旅按柂夜抵松陵左江右湖天水相接夜氣澂晏月懸中天龍伯之宮鯀人之室淵示水妃帖妥效順舟過垂虹橋公睹僧寺浮屠矗起於江之濱星梯風磴高幾切雲公彎弧向空抽矢一發正中塔顛三軍譙呼人百其勇旣抵吳興駐兵郭外翦剔按

撫不亟不徐迺以夏四月十有九日公統兵入城清盪苗頑慰安一郡宣布德澤多方招徠息
鯨補劓庶幾更生膏流節離沃浣綴續寒者之煦飢者飫之民固已戴仰公扶樹也已公深惟
城池所以設險近緣兵興頗事版築然吳興爲郡歷年滋多曾無藩籬之限公旣拊安其民人
卽經構其城郭迺以是年冬十有一月之八日審勢度宜有事築版必誠必信久遠是圖都事
吳陵張瑛掾史袁孟熙從公宜力樹方定方萬夫畢集指顧之下荷圖成雲揮鋤成雨築杵應
和力均心齊甫四視朔土工告告完城啓五門幸嚴啓閉南曰安定示永奠輯其民也西曰清
源示茗霅所由分也西北曰延僖示遙拱之意也北曰臨湖示水所來由也管鑰中嚴關鍵內
密仍建四小柵南受餘不溪水西受茗水北受霅水其東則爲運河吳興本澤國而水於城築
後悉由其道此吳興之爲金城湯池極爲險固也已先是城甫畢工而寇卒至凶逆糾聚實繁
有徒八卽擐甲登城身當矢石偏裨以下踴躍奮興戎陣嚴明號令齊截寇始作氣若能搏人
公親提枹鼓誓與此城身不偏完大戰城下寇皆崩奔自相蹂踐什喪五六寇旣瞻破民始獲
安後一再來悉殲城下於是官吏軍民父老士庶舉皆言曰向非公銳意築城設險衛我則一
郡生聚皆爲寇所魚肉也凡公府學校百廢具舉麗譙之樓毀久又從而彰之公之在吳興今

已三年不矜功名曰耀遷轉日延儒生講切忠義日練士卒俾成功名信賞必罰恩威著明檢身齊家禮法明邃抑亦可謂良將之才賢牧之器也已夫方岳牧守當太平無事之時布政出治納舉目張率循敷先舉無難者及兵戈擾攘民無固心士無確志伍符尺籍動相紛拏而能按草萊建城郭却外寇完民人夫若然者在古猶爲罕見何況於今然則謂公爲良將爲賢牧非溢美也已今江淵丞相世秉忠貞望重廊廟當分陝之寄任柱國之權以公勳德不勒之金石無以章之永久於是命吳興守臣衷公政績使來乞銘乃爲之銘銘曰

天目之山作鎮於泰鍾英毓才世用攸賴才英伊何是惟潘公氣捍海潮胸吞雲夢凌風六翮大江飛渡鐵馬金戈百靈斯助遂鎮吳興拊安遺黎民久不繫公來復炊閭巷燔撤公來復屋市久不貿公來復續農頻於野待公復耕士頻於室待公復生誰天設險必依城府乃新版築乃建樓閣萬杵相和楨幹孔堅百難林立其高隱天民有城郭如魚有水封禺之山封禺之山公活其民懷不忘播之聲詩更久蓋臧

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五月庚午

儀同三司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兼知江浙行樞密院事領行宣政院事提調江浙都府